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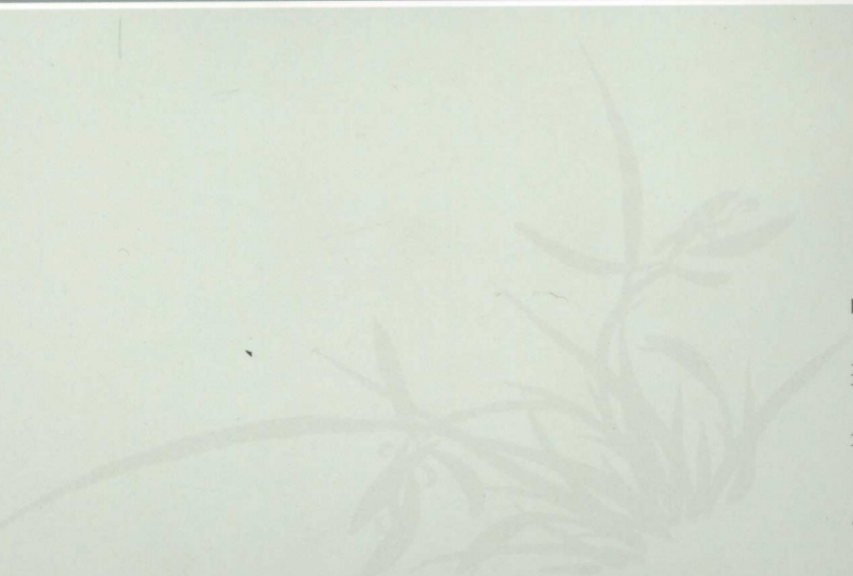
學術筆記叢刊

〔明〕焦竑撰

焦氏筆乘

上

中華書局





野客叢書

學林

甕牖閒評 考古質疑

敬齋古今鈞

焦氏筆乘

咳餘叢考

越縵堂讀書記

香草校書

香草續校書

過庭錄

義門讀書記

雙硯齋筆記

思益堂日札

質疑刪存 識小編 讀書雜記

札迓

札樸

艮齋雜說 續說 看鑿偶評

茶香室叢鈔

九九銷夏錄

讀書偶記 消暑錄

讀書雜釋

訂訛類編 續編

管城碩記

無邪堂答問

遜志堂雜鈔 乙卯札記(外二種)
讀書偶識

學術筆記叢刊

焦氏筆乘

上

〔明〕焦竑撰
李劍雄點校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焦氏筆乘/(明)焦竑撰;李劍雄點校. - 北京:中華書局,2008.5

(學術筆記叢刊)

ISBN 978-7-101-06100-0

I. 焦… II. ①焦…②李… III. 筆記-中國-明代-選集 IV. Z429.4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040955 號

責任編輯: 聶麗娟

學術筆記叢刊

焦氏筆乘

(全二冊)

[明]焦竑撰

李劍雄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1/32 · 20%印張 · 4 插頁 · 400 千字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 3000 冊 定價: 49.00 元

ISBN 978-7-101-06100-0

前言

李劍雄

明代學術與思想，至嘉靖年間發生一個很大的變化。王學左派的興起，在思想界、學術界，以至文學藝術界，都掀起一股反對程朱理學束縛，解放思想，倡揚個性的運動。隨着波濤的翻騰，一股所謂的「實學」思潮，也悄然而至。它伴隨着王學左派的心性、良知之學，以「學以致用」和「經世致用」爲其口號，產生一種類似文化復興的氣象，在自然科學範圍內，出現了一批偉大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著作，如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徐光啟的《農政全書》等，同時一批熱心的知識分子引進泰西學者傳來的新異科學知識；在文學藝術領域，則性靈之學大加倡揚，出現了如公安三袁及徐渭等前衛的文學家；在人文科學領域內，則湧起了一股文獻考據學和訓詁學的風潮。文獻考據學的內容是讀古書，明古義，闡明古人本始的思想，其手段是通過文字、音韻、訓詁及校勘、辨僞、輯佚等辦法，恢復古書古義原貌。這是中國明末清初以來成爲顯學的考據學的一次濫觴。

在嘉靖、萬曆間的考據學熱潮中，領軍的人物有兩位，一位是大名鼎鼎的楊升庵（慎），正德年間的狀元，一位即焦竑（弱侯），嘉靖年間的狀元。《焦氏筆乘》是焦竑讀書、講學、做學問的學術筆記，反映了他的考據學內容、方法和成就，是焦竑，也是嘉靖、萬曆年間考據學成就的代表作之一。

焦竑，名竑，字弱侯。這副名與字的組合，當出於《周禮·考工記·輪人》的一段文字：「故竑其幅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據古人注，「竑」字有量度之意；「弱」字則通於「菑」、「傳」（讀爲zì，字）等字，有插入、植人的意思。「轂」是車轂。全句的意思是，製作車輪時，要量度好車幅及車轂的尺寸，菑孔（插入車輻的孔）要準確，車幅插入後大小合適，周匝密縫，不會松隙動搖，則車輪堅固，能負重致遠。「侯」則是古代男子之美稱。名竑，字弱侯，則寓名字的主人以優秀堅毅、精良堅實、負重致遠的厚望。焦竑的一生，似沒有完全辜負給他取這個名、字的人的期望。

焦竑後來還有個字號叫「從吾」，則似應出於《論語·述而》孔子的話：「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者，從吾所好。」蘊含放棄功名仕宦，追求思想獨立、學問自得的精神境界。

此外，焦竑還有澹園、漪園、焦太史等名號別稱，或源於其書齋名，或源於其官稱。

焦竑生在明嘉靖十九年（一五四〇），卒於泰昌元年（一六二〇），享年八十歲。他原籍山東日照縣，祖上在明初從朱元璋打天下，以軍功封副千戶，是個中下級軍官，隸籍于南京旗手衛，為世襲的軍戶，做了南京人。焦竑的父親襲了千戶職，但他希望改變世襲軍戶的面貌，一心要在家庭中培養一顆「讀書種子」。他有幾個兒子，希望則落在焦竑的身上。

焦竑確也是個「讀書種子」。他自幼愛書，人又敏慧勤奮。他興趣廣泛，讀書雜博，不但精讀儒家經典，還廣泛閱讀諸子百家的著作，文章也寫得很好，又喜歡研究當時非常風行的王陽明明心見性的「良知」之學。

青少年時期的焦竑，還在做「諸生」（學生）時，文章和學問就已出了名。泰州學派的知名學者羅汝芳（近溪）、耿定向（天臺）都做了他的老師。耿定向督學南京，創辦宏正書院，來學習的有十四郡的名士（優秀學生），焦竑也在其中，他被耿氏任命為「學長」，可見耿氏對他的器重。

科舉幾乎是當時讀書人政治上惟一的出路，焦竑父兄對他最大的期望，正是要他通過科舉登上仕途，光耀門庭。焦竑肩負着如此重負，不得不致力於科舉考試。但在這條道上，他

並不始終順當。他在嘉靖四十三年二十四歲的鄉試時中了舉人，可是直到四十九歲（萬曆十七年），年近半百，才博得會試的頭名，號稱狀元。他後來進入翰林院任修撰，這就是他被尊稱為「焦太史」的來由。接着，他遷升為東宮講讀官，教太子識字和講授經書。在講官任上，他盡心盡責，專門為太子編輯一冊圖文並茂的思想道德教育讀本——《養正圖說》。在此期間，東閣大學士陳于陞議修本朝國史，曾推薦他參加編修。這項工作很投合他的愛好，因此，他全身心地投入籌備工作中，主動地對修史的體例和方法，資料的搜集和整理等等，向主持其事的陳于陞提出許多具體建議。他率先做了大量文獻資料的搜羅準備工作，然而，由於參預修史的官員間的矛盾，修撰工作進展不很順利。後來，國史總裁王錫爵離任回鄉，副總裁陳于陞病逝，紫禁城皇宮又遭大火，史館積累的文稿資料焚燒殆盡，國史的修纂便半途而廢。幸運的是，焦竑自己辛苦收羅的資料——數千百篇明代人物的傳記、行狀、墓誌銘，以及許多圖書目錄，尚在他手中，基本完好。他精心保存了這批資料，離開北京回到故鄉後，將這批文獻編輯成一百二十卷的《國朝獻徵錄》和八卷的《國史經籍志》，為後代明史的修撰留下一批可貴的史料。

焦竑工作勤奮，勇為人先，為人正直，率性而行，遇事敢言，不慮其他。因此，無論在東宮

講官任上，還是在籌備修纂國史時，都得罪過一些同僚與上司。吏部左侍郎、東閣大學士張位（字明成）及首席東宮講讀官郭明龍等人，尤為嫉恨他，認為他好自我表現，妨礙別人仕途的發展，因於萬曆二十五年焦竑任順天府鄉試副主考時，製造流言，誣他收受賄賂，營私舞弊，取士非人，羣加彈劾。

此時，欣賞焦竑的大學士王錫爵已不在位，陳于陞也已去世，朝中無人仗義執言，他只得含冤受屈，被貶官離開翰林院，到行人司做行人（禮賓司官員）。隨後又被外放到福寧州（在今福建）任同知，一個州縣副職官員。但就是這樣的小官，他也未做得安穩。第二年，輪到地方官員三年一次的考核，他被考為不合格，再度被降級。從此，焦竑對仕途興味索然，毅然棄官，回到金陵，「從吾所好」——日與摯友講學論文，著書立說。他到了七十歲的高齡，一度出任南京國子監司業（相當於大學校長），但也很快地卸了任，仍回到書齋，繼續他的講學和學問生涯。焦竑在南京名氣很大，在文壇和學壇中的地位很高。當時到過南京的西方傳教士利瑪竇，在其《利瑪竇中國劄記》中，回憶起在南京所見到的著名學者和社會人士，提到過焦竑，稱他是南京城裏文人學者中很有影響的人士之一。

萬曆四十八年，焦竑在八十歲的時候，溘然長逝。

在焦竑的師友中，除當時泰州學派的著名學者羅汝芳、耿定向、王襜（王學左派著名領袖人物王艮之子）等人外，還有以狂狷著稱的激進思想家李贄（字卓吾）和大力提倡「性靈」的公安派文學家袁氏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等。李贄可以說是明代思想界中的一位怪傑。他本來屬於王學左派的泰州學派，與耿定向是朋友，但他在論學上與耿定向發生了嚴重分歧。他比耿定向等人更強烈地反對程朱理學，反對封建專制思想，他更加崇尚於個性的解放和獨立思想的發揮，堅持學者個人的獨立人格，甚至敢於向千百年來最神聖的儒學教主孔老夫子提出挑戰，大大地突破了王學左派的樊籬。因此，他遭到了包括耿定向在內的勢力的反對。除學術上的壓制外，他還受到政治的排擠與人身迫害，最終慘死在北京錦衣衛的牢獄中。但李贄始終未作屈服，未放棄他的思想和學說。焦竑雖然是耿定向的學生，但他的個性和思想卻較接近於李贄。在李、耿的論辯中，他一面盡力調和，一面卻給予李贄高度評價，稱李為「聖人」，「可居聖門第二席」，始終給以相當的同情和支持。他盡力幫助李贄開展講學活動，出版他的著作。他與李贄一起討論易學，讓李贄充分利用自己的藏書，撰寫論爭著作。他熱情為李贄的作品審稿和撰寫序言，刻印售賣等等。李贄死後，焦竑還為他編輯著作集《李氏遺書》出版。總之，焦竑從精神上和物質上都給了李贄以巨大的支持和幫助。耿定向

曾感歎焦竑是個最「說不聽，難相處」的人^(二)。總之，李贄是儒家思想的一位極端的叛逆人物，而焦竑則是這位叛逆的堅定吹鼓手，雖然他本人沒有跟着李贄採取具體的叛逆行動。後世的評論者多以為焦竑與李贄的接近，是由於他們都崇信佛教的禪學，氣味相投之故。其實何止焦、李二人，明末士大夫都有喜好談禪的習氣，這只是一種客觀的情況和表面的現象，深入地分析，不難看出，兩人在個性的解放，在反程朱、反假道學의思想和立場上的接近，心有相通的靈犀，才是他們的戰友之情的最堅實的基礎。焦竑在官場中遭受的失意和冤屈，也應當是他能對李贄的思想、行爲產生理解、同情的基礎。

焦竑還有一位很要好的學問上的朋友，那就是福建福州人陳第。陳第也是奇人。他本是一名將軍，但好讀書，好藏書，好研究學問。他退役後，一面周遊全國，一面讀書寫作做學問。他曾經應在臺灣帶兵的朋友的邀請，前往旅遊，寫過一篇《東番記》，記述當時臺灣的情況，是研究明代臺灣歷史和社會以及民俗風情的重要文獻。他也是嘉靖、萬曆考據學術活動中的一位中堅人物。他曾多次到南京，住在焦竑的宅第中，借閱焦竑豐富的藏書，與焦竑讀書論學。陳第在學問上的成就，最重要的是撰著了《毛詩古音考》和《屈宋古音義》，在古音學開創方面做出過重要的貢獻。而他的古音學成就，與焦竑的影響和幫助是分不開的。陳第在他

的著作的序言中，公開地提到了這一點（具體事例容後再說）。

與焦竑有關係的著名學者，還有一個不能不提的人，他就是明代影響巨大的科學家徐光啟。徐光啟重視實際有用的學問，重視學習西方科學，編纂了《農政全書》、《崇禎曆書》，是最早將西方的自然科學介紹和引進到中國來的學者之一。雖然在對待基督教和西方傳教士的看法上，焦竑與徐光啟有較大的不同，但他們做學問重視實學的基本精神是相通的。徐光啟在一次科舉考試中，他的試卷已被別的試官刷落，而時任試官的焦竑卻從落卷中將他特別選拔出來，而置於錄取榜中。徐的試卷如何闡述，已無從知曉，但推想起來，大致在學術思想和氣息上與焦竑相近，才為焦竑所欣賞。後來，徐光啟一直與焦竑有聯繫，在學術研究中，不時向他的老師請教。

焦竑是明代後期的一位有影響的文學家、思想家和文獻考據學家。他一生主要的學術活動，一是從事詩古文辭的寫作，二是從事王陽明良知心學的講學與傳播，三是從事文獻考據學的研究。

他的詩古文寫得很好，合乎傳統古文的矩矱，是當時名滿江南的文章家。明代嘉靖、萬曆間，時人以能獲得他的一篇序或墓銘行狀為莫大之榮譽，《澹園集》是他詩文的結集。

作為一位思想家，他在思想上屬陽明學泰州學派的王學左派。他持守陽明「良知」之學，重視個人內心的修養和思想上的獨立特行，主張思想解放，「學貴自得於心」，不應「甘心死（于）古人腳下」。他提出思想修養及做學問都要「掃盡古人芻狗，辟取胸中一片乾坤」。他很強調個人內思想道德修養及操行的踐履。

而他的心學的理念，則是支持他成為一個勤奮認真，博洽廣驚的考據學家的思想理論基礎。焦竑不像一些空談心性的理學家那樣，停留在完善內心修養的層面上。他非常強調做學問要能「經世致用」，教導他的學生：「口說不濟事，須要實踐。」在宋明理學家常常講說的「尊德性」和「道問學」的話題上，他是主張二者不可偏廢的；欲「尊德性」，必先有「道問學」的功夫；能「道問學」，正是為了將「尊德性」推到最高的境界。所謂「尊德性」，主要是指精神的、內心的、「形而上」的心性的修養，是能明心見性，致良知的功夫；所謂「道問學」，是指具體的、「形而下」的、物質世界的事理事物的探求，體現在焦竑的學術上，也就是他一生所勤勉從事的文獻考據之學。他之所以如此重視和努力於文獻考據之學，不是炫博務奇，而是為了追求他的通經明古，以達到致良知的最高境界的目的。也許，這可以看作是焦竑的考據學的一個特點。

正是在這樣的思想理念的指導下，焦竑一生致力於文獻考據學之研究，成為明代有很大影響和名聲的考據學家之一。他的名氣與地位，僅次於年代比他稍早的楊升庵。這兩個人，被人視為明代考據學領域中的雙璧。

焦竑考據學的另一個特點，是博洽淹通，內容廣泛，涉及面廣，大凡經學、史學、文學、哲學以及博物雜識、文物典章、金石文字、目錄版本、醫藥方劑、佛老禪宗等等，都是他曾涉足的範圍。所以《明史·焦竑傳》說他是「自經史至稗官、雜說，無不淹貫」。

焦竑考據的第三個特點是，重視文字、音韻、訓詁的學問，特別是識字的學問。他認為正確識字是通經明古的基礎，曾說：「今人不通字學，而欲讀古書，難矣哉！」〔三〕鉤稽音韻，訓詁名物，糾正俗習，考訂訛誤，是他的手段，闡明聖人之意，開啟明心見性之學，是他的目標。他在著作中，花過不少篇幅分辨古書的字形、字音和字義，糾正古人今人的誤書、誤讀及誤釋。他曾通過先秦古書中有韻之文的用韻情況的發現和對比、歸納，闡說古音與今音的不同，而指正前人以錯誤的「叶音」方法來亂說古音的錯誤。《焦氏筆乘》和他的另一本著作《俗書刊誤》中，用了不少篇幅專門糾正人們對字形、字音、字義的誤認、誤讀、誤書。

重視文獻資料的搜集和整理，重視目錄版本的研究，重視古文獻的校勘、輯佚、辨偽，是

焦竑考據學的第四個特點。焦竑少年時家無藏書，他曾多方借書閱讀，親手抄錄。入仕之後，他對圖書資料、目錄文獻的搜集整理更爲勤奮，他對古籍版本的真偽、佚文的發現，都很用心。他的藏書很多，當時山陰藏書家祁氏澹生堂主人曾親眼見過他的收藏，作這樣的描述：「藏書兩樓，五楹俱滿。」而且說他不像一般藏書家那樣僅僅滿足於佔有，以炫耀于世人，而是認真地閱讀研究，考據校勘。滿樓藏書，「一一皆經（書主人）校讎，尤人所難」^{〔三〕}。他的文獻考據學的成就，正是建立在他此種勤奮的整理工作的基礎上的。

而刻苦努力，勤於寫作，也是焦竑讀書做學問的重要特點。文獻記載，他自年青到老，幾無一日不在讀書、不在著述。他像楊升庵一樣，遺留於世的著述很多，幾乎可以用「著作等身」來形容，今存於世的，主要的有：正、續《澹園集》、《國朝獻徵錄》、《國史經籍志》、《易菴》、《老子翼》、《莊子翼》、《俗書刊誤》、《玉堂叢語》、《焦氏類林》、《焦氏筆乘》等等，以及一些散見於他書的書跋序文題記，還有佛學方面的注釋研讀作品。此外他還編輯整理校訂過大量前賢時人的圖書文集。如蘇軾的文集、楊慎的《升庵文集》、李贄的《李氏遺書》，都是他編輯整理刊印的。

焦竑考據學的內容、方法、特點及成果，主要反映在他的《焦氏筆乘》之中。

明代有許多取名爲「筆乘」的作品。春秋戰國時期晉國的史書也稱爲「乘」。「筆乘」二字有文字的記錄、史事的乘載之意。

今世流行的《焦氏筆乘》，有正集六卷，續集八卷，記錄上千條。內容極豐富，有對文字字音、字義的分析研究，有對書目文獻的搜集整理，有經史詩文文字的考訂、校正，有對其注釋的討論，有對歷代詩文作品的評述議論，有對古代名物制度的討論，有對人物思想事蹟及學術言論的記載，是非得失的評述，有對王學學者事蹟和講學活動的記錄，有對儒學及老莊、佛典的討論，有對金陵鄉邦文獻、醫方醫案的輯錄，等等。內中不乏有力的考證、精彩的議論、獨到的見解以及有價值的資料。

《筆乘》對明代史事、人物、詩文的記載，爲後世研究明代人物、明代歷史或思想史的材料，尤爲珍貴。如卷四《定襄伯能詩》條，載錄明英宗時名將定襄伯郭登的兩首詩，其一《哀征人》云：「天迷離，水嗚咽，戰馬無聲寶刀折。冤鬼慘酸啼夜月，青燐熒熒明又滅，照見征夫戰時血。」頗能描繪當時戰場的征戰之苦與慘烈。郭登作戰勇敢，景泰年間，任大同總兵官，土木堡之變時，率兵抵抗入侵的瓦剌騎兵，頗有大功。郭登又是員儒將，爲人儒雅，著有《左傳解》，能做詩。然而郭登詩文集今已不見，《明史·郭登傳》僅言其「秉禮能詩」，幸有《筆乘》收

錄他的詩，可補史書之所不載，令今人得以窺其一豹。又如《筆乘》卷二錄載了李贄寫的一篇自叙其生平和思想的文章《宏甫書高尚冊後》，對研究李贄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由於《筆乘》豐富的內容和價值，加上焦竑當時的大名聲，它在明代一出世，影響就不小。書還未刊印，其文稿在他的朋友和學者中就在傳抄。當時的文史考據著作，多有引用此書的，如顧起元的《說略》、陳祖念的《易用》、徐燊的《徐氏筆精》等等。特別是《說略》，是一部按部類分編的類書，從《筆乘》採用的材料特別多^{〔四〕}。明末清初的著名學者、考據學家方以智，也很重視《焦氏筆乘》。在他撰著的百科全書似的著作《通雅》中，引用到《焦氏筆乘》的地方，達七八十條之多。

到了清朝，雖然一些正統的漢學家，極力貶低明代學者和明代考據學的成果，焦竑此書也在被排擠貶低之列，但仍然為許多著作所引用，如鄭方坤的《經稗》、吳景旭的《歷代詩話》、沈自南的《藝林彙考》等，都引用過《焦氏筆乘》的考據，汲取過他的研究成果。宋周弼的《三體唐詩》，收人收詩常有一些錯誤。如卷一的詩人杜常，實為宋人，周弼竟將他作為唐代詩人收錄，楊慎已據《宋史·杜常傳》予以糾正。《焦氏筆乘》轉載了楊慎的意見，他還根據他自己所親眼見到的一塊石刻杜常詩碑，上有杜常官名和元豐年號，證明杜常確為宋人，予楊慎以